



学语言小丛书



学点惯用语

XUE DIAN GUAN YONG Y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点惯用语

Xue dian Guan yong yu

高歌东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呼和浩特

学 点 惯 用 语

高 歌 东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 字数: 39千
1983 年 6 月第一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0册

统一书号: 9089·31 每册: 0.26元

目 录

一、什么叫惯用语.....	(1)
二、惯用语的特点.....	(6)
三、惯用语的定型化.....	(12)
四、惯用语的灵活变化.....	(18)
五、惯用语的比喻手法和虚指意义.....	(27)
六、惯用语和词的区别.....	(33)
七、惯用语与成语的区别.....	(36)
八、运用惯用语所发挥的作用.....	(43)
九、惯用语可以充当句子的哪些成分.....	(49)
十、惯用语的使用.....	(56)
附：常用惯用语.....	(64)

一、什么叫惯用语

提起惯用语，我们是不会感到生疏的。因为我们在说话、作文时常常用到它。譬如，老师给一些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同学补课，我们可以管它叫做“开小灶”，而对于补课的同学来说，又可以说是“吃偏饭”。有的人好瞪着眼睛呱呱呱地说大话，我们可以说这种人好“吹牛皮”；有的人好夸夸其谈，能把死人眼珠儿说转了，我们就说他是“耍嘴皮子”；揭发一个见不得人的隐私和“短处”，使对方脸红脖子粗下不了台，我们又可以说是“揭疮疤”；你如果参加学校的某项体育比赛，比如说乒乓球比赛争夺冠军亚军吧，你就可以把比赛说成“见高低”。象“开小灶”、“吃偏饭”、“吹牛皮”、“耍嘴皮子”、“揭疮疤”、“见高低”，都是比较典型的惯用语。

如果你留心惯用语的使用，你就会发现，它们都具有这样一些性质：

一是结构定型化，二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三是以比喻为自身的修辞手法。

关于这些性质，我们将在后面和同学们展开深入

细致的讨论。

我们可以给惯用语下个这样的定义：

惯用语是一种群众常用的、结构比较定型的，又具有一定灵活性的词组。它往往以比喻做为本身的修辞手法，从而表示一种内在的意义。

当你掌握了惯用语的定义之后，你就可以凭着这种定义去判断一个词组是不是惯用语了，并且可以从句子中准确地找出惯用语。

我们暂且不说在使用时加了引号的惯用语，因为这些惯用语正如一个人在脑门上贴了一贴膏药似地好辨认。就说那些使用时不加引号，并且是保留了原来结构的惯用语吧。你能找出下面例子中哪些是惯用语吗？

“我的妈呀！”桥隆飙边笑边捂耳朵，
“比机关枪还厉害，大概你从小就会炒料豆。”

“什么炒料豆？别拐弯，反对绕圈子。”小
得意把所学的新语汇，成套、成套地向外搬。

（《桥隆飙》第478页）

我那口子没毛病，就是不好好地干！拉着
不着钱，他泡蘑菇；拉着钱，他能一下子都
喝了酒！

（《龙须沟》）

他有善于调动的天才。车夫们没有敢跟

他要骨头的。

(《骆驼祥子》)

有的同学举手发言了：“我找到了，‘炒料豆’、‘绕圈子’、‘泡蘑菇’、‘耍骨头’就是惯用语”。

这个判断对。可我要问你，你凭什么找出来的？

你很可能说，我凭它们的比喻手法和虚指意义发现的，因为“炒料豆”是借炒料豆打比方指“乱吵吵”；“绕圈子”是比喻说话不直接，拐弯抹角；“泡蘑菇”是“靠功夫”的同义语；“耍骨头”是比喻卖弄力气。

讲得好，可以打一百分。

但是，如果换另外一种形式，惯用语的结构在使用时被拆开了，被颠倒了语序，你还能得一百分吗？

来，试试看。

“怎么，你可咋唬啊！真是铨得木子死在树窟窿里，吃了嘴的亏！”辛风鸣幸灾乐祸的在一旁小声地敲打贾正的鼓边。

(《敌后武工队》第385页)

“不瞒老哥说：下头的竹杠小弟倒是敲惯的。……”

(《官场现形记》第246页)

你的眼真尖。对，例子中“敲打贾正的鼓边”是

由惯用语“敲鼓边”拆开变来的；“下头的竹杠小弟倒是敲惯的”是由惯用语“敲竹杠”颠倒语序变来的。你能判断出这些惯用语灵活运用的形式是因为你掌握了惯用语结构灵活的性质。

还有一种灵活运用的形式，那就是把惯用语融化在句子里：

日久天长，这些奴才们跟前，怎么说嘴呢？我反弄了鱼头来折（读zhái）！

（《红楼梦》第六十九回）

连日统领见了他，着实灌米汤，他亦（yì，同“也”）顺水推船，一天到晚，制造了无数的高帽子给统领戴，……

（《官场现形记》第194页）

往后，谁知她会怎么样，不定哪一天把咱们一勺烩进去完事，……

（《战斗的青春》第94页）

惯用语在句子中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可你一伸手指头就指出来了。是这样，“弄了鱼头来折，”就是由“折鱼头”（意思是处理麻烦事）变化而来，“制造了无数的高帽子给统领戴”是由“戴高帽子”变化而来，“把咱们一勺烩进去”是由“一勺烩”变化而来。

你这话送到了点子上，我们之所以能从例子中发现惯用语，并且毫不费力地指出它的原始形式，是因

为这些惯用语从结构上已经定型化了。它就是有孙悟空的本领，可以进行七十二变，也摆脱不掉自己身上的“猴气”。这就叫万变不离其“宗”。

二、惯用语的特点

如果你留心，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同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惯用语，也会发现它的特点。

惯用语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洗炼性、精确性；通俗性、群众性；习用性，普遍性；含蓄性、幽默性上。

1. 洗炼性 精确性

惯用语的洗炼性最明显的标志是组成文字少。一般是以三个字做为定型体（基本形式）的，如本书开头举的那些例子。四个字的惯用语，象“吃回头草”、“扯牛尾巴”等，这一类惯用语在它们总和中，只占较少的一部分。至于五个字和五个字以上的惯用语就更少了。

在现代汉语词汇中，熟语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等。成语多以四个字组成；歇后语分为前后两部分；谚语、格言多为短句。比较起来，惯用语组成的字数是其中最少的了。

惯用语组成字数少，决定它内容高度洗炼、精确，它多数表义准确，形象、生动。举例说用“磨洋

工”表示拖延时间；用“开倒车”表示向后倒退；用“一边倒”表示在对立的两种政治立场或两种不同的主张、意见中毫不犹豫地站在其中一边等等。

我们通过分析还能发现，虽然有的惯用语含有几种解释，这几种解释不是指它的表面意义，而是指它的实际意义；绝大多数的惯用语有一种实用含义。例如军事上说的“堵后门”，指的是包抄敌方撤退的路线，它的意思同“抄后路”相似；反对不正之风中讲的“堵后门”，是指杜绝通过不正当的关系或途径办事。但是象这种多义的惯用语是为数不多的。

惯用语中多数含义精确，不会发生歧义。“磨洋工”、“开倒车”、“一边倒”的含义不但很明确，就说它精确程度也是毫不含糊，形象、深刻地反映了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它如“把稳舵”、“拆墙角”、“搭架子”、“挂幌子”……几乎都不例外具备相同的洗炼、精确的特点。

2. 通俗性 群众性

提到惯用语的通俗性、群众性，同学们都有体会。许多同学，不仅现在，就是小时候就能一口气说上几个惯用语。有个叫徐成刚的同学就曾经跟我说，他爷爷、奶奶一顿饭的时间就说了五个惯用语，挺逗人的，竟使他忘了吃饭。还有一个叫肖东的同学，从她姥姥那里学到了不少惯用语。有一次，她姥姥讲了

一个故事就用了三个。

这种情况告诉我们，惯用语是一种深受群众欢迎的、很通俗的固定词组。

还有一种情况也很说明问题。那就是古典文学中使用的惯用语有许多流传下来，至今被群众习用。

如，《西厢记》中的“打照面”、“猜哑谜儿”、“跳龙门”、“闲嗑牙”，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牡丹亭》等书中的惯用语大部分也都是通俗易懂的。

也正因为惯用语的通俗性才有了群众性，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

3. 习用性 普遍性

对于惯用语的习用性，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在书面文字和言谈话语各个范围里，被人们广泛地使用。

从时间这条长长的河流中探索，眼下还不好准确地说出它产生的历史，只能从一部分文字记载中发现它产生流传的一些痕迹。

我们在翻阅资料中，曾经发现古文《荀子·君道》中就有“公道达而私门塞”之说；《韩非子·和氏》中曾有“塞私门之请”的说法。

显然，“塞私门之请”是“塞私门”变化了的形式。荀子说的“塞私门”和韩非子说的“塞私门”都

是指杜塞通过邪门歪道为自己办私事，意思跟现在的“堵后门”差不多。

根据“塞私门”和“堵后门”结构和意义上的相似，我们暂且把“塞私门”看作“堵后门”的古老形式。干脆说，就当作它的“老祖宗”吧。

从惯用语流传使用的情况看，到了元代才向高潮发展，当时杂剧就曾经大量使用了惯用语；到了明代和清代，文学作品中使用惯用语，就有点象公园里那种蓓蕾初绽的景色了。

因此，我们说惯用语的流传是悠久的，不是现代汉语发展中出现的新型词组。就跟当年笨重的大刀长矛发展到今天的坦克、导弹一样，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

惯用语的使用范围也是很大很广的。它才不象方言那样哩，只适用于上海而不适用于北京，只适用于四川而不适用于山西，它是流行于广大地区，通行于全国的。

在书面文字的表达中，惯用语又适用于许多体裁。当你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的时候，你常常可以从那些消息、通讯里看到，听到惯用语。就连一些评论、杂文也经常用到惯用语。不是吗？鲁迅先生的杂文就使用了许多惯用语。有时，甚至用惯用语做为文稿的题目。如《光明日报》1979年5月13日的一篇稿

子的题目就是：《“一刀切”和“一阵风”》。

在文艺作品中，惯用语的使用更是象天上的星星一样繁多，一样明亮；象彩虹一样绚丽，一样灿烂。

去过北京军事博物馆的同学会记得，那里有一幅解放战争时期，张仃同志创作的漫画，题目是《蒋介石背包袱》。“背包袱”就是惯用语。

在一些会议讲话和正式文件中也经常用到惯用语。如：

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穿，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

4. 含蓄性 幽默性

有的同学问：惯用语的含蓄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呀？

回答：主要表现在它们表面意义和实际意义的联系上。换句话说，惯用语的实际意义不是表现在字面上，而是“藏”在整个结构里。就象同学们从战斗故事片里看到的，“潜伏”的敌人是难以发现的，因为他们巧妙地伪装了，只有仔细搜索才能抓获。

正因为惯用语的意义具有含蓄的特点，所以它能给人以回味的余地。如：

他是喜欢戴高帽的，此刻更喜欢我们真

正地谅解他。

(《桥隆飙》第140页)

例子中的“戴高帽”表面意义成了比喻，它实际上指赞扬，有时含有奉承的成分。这种“潜伏”的意思，需要我们动动脑筋咧。

当你眨着机灵的眼睛，挠着的后脑勺，你那聪明的大脑进行积极思维的时候，你不是感到很有琢磨头吗？

也因为惯用语表面比喻的形象生动，潜伏意义的含蓄风趣，使它具有了浓厚的幽默感。

“搽雪花膏”指的是文过饰非，也就是用各种理由和借口来掩饰自己的缺点、错误或是不足之处，用搽雪花膏打比方，不是很含蓄幽默吗？

惯用语“喝西北风”指没有吃的东西，却用喝西北风打比方。假如有人真的去试一试，大冬天迎着风张开嘴巴猛吸，那会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再如，惯用语“打板子”不是跟我们在戏台上看到的那样，“芝麻官”惊堂木一拍，左右上去乒乒五六一顿板子，打得皮开肉绽，而是比喻批评人；“耍嘴皮子”也不是把嘴皮子从脸上摘下来，拿在手中象耍大刀片子似的舞一通，而是比喻卖弄口舌。

你瞧，惯用语有这么多的好特点，我们为什么不去学习学习，努力掌握，认真运用它呢？

三、惯用语的定型化

同学们，我们现在具体地谈一谈惯用语的定型化。

关于惯用语的定型化，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意义的定型，二是结构的定型。

惯用语意义的定型，是指它们以整体结构表示某种含义。如：

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

（毛泽东：《矛盾论》）

他崇敬指导员罗光，把罗光当作上级，又当老师。对连长石东根开始合不上拍子，投不上口味。

（《红日》第266页）

“参军要的，只是你要先回刘家去，再从他们那里去当红军，免得他们往后来扯皮

绊。”

(《朝阳花》第71页)

例子中，“走老路”、“合拍子”、“扯皮绊”都是由几个词组成的词组，都是以整体结构表示某种意思的。“走老路”比喻重复过去做过的事情，或经历的过程；“合拍子”指在言语、行动上达到统一；“扯皮绊”指麻烦，有纠缠不清的意思。

但是，我们不能把惯用语的组成成分分开解释。

我们不能把“走老路”的意思说成是“走”的意思加上“老路”的意思；不能把“合拍子”的意思说成是“合”的意思加上“拍子”的意思；不能把“扯皮绊”的意思说成是“扯”的意思加上“皮绊”的意思。不能用简单的数学公式“ $1 + 2 = 3$ ”进行意义相加。

我们也不能把惯用语的某一成分单独抽出来表示某种意思。如，“走老路”的“走”抽出来表示什么？“老路”单独表示什么？

所以说，惯用语的组成成分一旦脱离它的整体结构，也就同时失去了它的虚指义，成为一般的词组了。

关于惯用语结构的定型性，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理解的。不单惯用语，任何一个词组形式，都有一个结构定型化的问题。譬如同学们十分熟悉的成语吧。它的结构就十分严格，十分紧密，每个字、词谁挨谁，